

# 變謙遜了的美國人

陳安



然而，世界在不斷變化，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也不能不變。數年前假若有哪個美國人公開說一句「向中國學習」，那他一定會受到輿論的抨擊，說他講了「政治上不正確」的話，有損於美國的自尊、自愛。「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改革開放碩果累，甚至在世界經濟衰退的一片慘淡氣氛中也能一枝獨秀、欣欣向榮，所以連像《時代》這樣一貫自持、自重的美國雜誌也要說一句「向中國學習」了。

該雜誌最近發表一篇長稿，題目便是《我們可向中國學習的五個方面》。文章說：「在美國，仍然深深陷於經濟恐慌泥潭之際，這個亞洲巨人正在馬不停蹄地往世界上崛起的國家可以教給我們一些什麼。」

一向自大、自傲的美國人顯然變得謙虛起來，樂意躬身求教了。

文章指出，目前中國至少在五個方面值得美國做：

一、雄心勃勃。確定目標，制訂計劃，努力推動國家向前進。如高速鐵道建設計劃就十分了不起。

二、重視教育。搞好基礎教育，尤其是數學和科學。

三、中國孩子往往比美國孩子學得早、學得多。

四、照顧老人。在中國父母養育子女、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美國人把更多儲蓄。中國人勤儉持家，不亂消費，家庭存款多，儲蓄率超過百分之二十，而美國只有百分之四。

五、展望未來。中國人正著眼將來，充滿幹勁，自強不息，自覺地努力去做前人沒有做成的事情，目前處於二十六年來最大經濟衰退困境中的美國人對前途也應有這樣的自信。

# 先秦古人吃什麼？

馮進

做孔子的太太一定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對飲食挑剔得厲害。他不光是講究食物的新鮮，要求太太親手做（*hone cooking*也）；「沽酒市脯不食」，而且對飯菜的形狀和吃法的氛圍要求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至於他每飯「不撤薑食」，魯迅考證是因為他周遊列國時得了腸胃病。想想也是，那時道路不平，輪子不是橡膠，馬車又沒有彈簧，一定顛簸得很；他又常常有一頓沒一頓，「厄於陳蔡之間」，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時候不少；吃的糧食質量也不好（多半撿了沙土小蟲），不得胃病才怪呢。也許正是因為他的老胃病，孔子對飲食才那麼挑剔吧。

其實孔子那個時代飯菜的選擇很有限，做飯的方法也還在草創時期。主食主要是各種穀物，最早是小米，周代末期也有了各種大麥、小麥，和大米。但那時沒有麵粉這樣的吃法，多半把整個的穀物煮熟或煮熟了事。黏性的小米或大米也用來造米酒，但不是現在的葡萄酒或高粱酒的造法，基本就是「啤酒」類。配主食的主要蔬菜最早是「菘」，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大豆（吾鄉叫做「毛豆」的），煮食；大豆的葉子也吃，叫做「菘」。後來就還有「葵」（不是現在的向日葵，那是以後從大陸傳來的），據說是一種莖葉有絨毛，開紫花的野菜，中文現在叫錦葵，英文叫 *hibiscus*；齊菜；和《詩經》裡常見的「藟」、「菲」，就是現在說的大蘿蔔和紅蘿蔔。水果主要有桃、梅、李、柿、棗、杏等等。

那時最常用的烹調方法是蒸和煮（加油翻炒的做法那時不存在），最有名的菜式是「羹」，基本就是把肉類放進「鼎」（三足或四足，中空，下面可架火直接燒），有時也加點蔬菜或水果同煮。還有一種肉醬叫「醢」。值得一提的是，有用碎肉加小米和鹽，放在米酒裡發酵成的。孔子的弟子，勇猛的字路就是因為仗仗時窮講究，「君子死，冠不免」，俯身去撿掉在地上的帽子，結果被斬成肉醬。孔子聽說了子路的死法，就在吃飯時把醢撤了。

看到這些資料，我總覺得古人吃得實在乏味。直到後來有了張騫通西域和別族的交流之後，古人的選擇才多起來，有了胡瓜（黃瓜）、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椒（黑胡椒）等等。魯迅提倡「拿來主義」是有道理的，至少這種做法讓大家的飯桌變得更精彩。

據史書記載，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宮基址上修建起來的。當時就有人質疑：周王府的下面，真的埋藏著一座千年皇城嗎？大規模的「宋城考古」就此拉開了帷幕。在此後二十多年的考古發掘過程中，一層層的古城被發現，開封城下「城疊城」的傳說被一步步撥開了它神秘的面紗。

而今在龍亭景區地下約八米深處，是北宋東京城的皇城遺址所在地，它分別與金皇城與明周王府紫禁城遺址相疊。內城是東京城的第二道城牆，它在唐代汴州城的基礎上修建而成。北宋內城較現存的開封明清城略小，其東西牆坐落在唐汴州東西牆之上，上層又與明清開封城相疊。其南北牆則分別處於今開封舊城區南北部一帶，殘牆距地表十至十二米。

正當學術界為「城疊城」奇觀的揭示興奮不已的時候，有關部門也着手選取具備條件的典型地點，在進行科學保護的基礎上，逐步進行開發展示，以使今天的人們能一睹開封城下「城疊城、路疊路、馬道疊馬道」景觀的神奇。二〇〇九年八月四日，河南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通報，開封市擬開發「城疊城」新鄭門遺址博物館，擬投資人民幣三億三千六百九十萬元，規劃用地九十四畝，總建築面積三萬八千九百平方米的「城疊城」博物館，博物館一座由遺跡館和陳列館構成。目前，各項拆遷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今天，繁忙的中山路是一千多年來這座城市不變的南北中軸線，深埋地下的六座古城歷經怎樣的滄桑，其下面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多少年之後才能揭開，人們不得而知，但「城疊城」景觀的開發已提上了日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城疊城」奇觀將與世人見面，屆時人們看到的便不僅僅是層層疊疊的馬道。

# 開封「城疊城」奇觀揭秘

王永記 何曉聰文 吳玉良圖



裸露地面的一段清代城牆

這種「路疊路」的景觀還意味着，從古代的都城到現代的都市，層層疊疊起來的數座開封城，南北中軸線居然沒有絲毫變動。

開封人何以在舊址上屢屢重建，而不是擇地另建；新城位置與老城何以竟絲毫不差？丘剛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是當地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適合先民居住，戰國時期是開封歷史上第一個輝煌時期，當屬戰國時代魏都大梁城，魏惠王之所以在此建都，是因為該地區距黃河、濟水不遠，他組織大批人力在附近開鑿了一條人工運河，即鴻溝。鴻溝的開鑿使大梁成為當時名揚天下的水陸大都會，鴻溝（現在的汴河）後來也成為京杭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開封發展史上鼎盛時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於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開封位於南北交通的一條水陸交通大道上。

丘剛認為，除了環境適合人居外，另一個原因在於人的思想理念，中國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佔居中原便於向四周擴展的理念，讓開封成為帝王之都的理想場所，這種「王氣」在今天的開封人身上仍能體現出來。

## 奇觀有望與世人見面

一九八一年，開封龍亭湖底清淤過程中，規模宏大的明代周王府遺址突然浮現

「黃河氾濫千載，淹沒開封幾座城」。兩千年來，黃河在河南省開封的多次氾濫，使得一座座古城被黃沙無情地淹沒。黃河在歷史上的多次氾濫給當地人帶來無盡災難的同時，也創造了「城疊城」的奇觀。

開封人在歷經數次淹沒之後何以要在原址建城，而不是另擇地而建呢？「城疊城」、「牆疊牆」、「路疊路」、「門疊門」、「馬道疊馬道」的奇特現象是偶然形成還是有歷史依據？

在黃河流域，開封屬中下游地區。穿過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後，黃河進入廣闊的華北平原，地勢平坦，流速降低，從中上游帶來的巨量泥沙，至此便大量沉積下來。到了開封境內，這種現象最為明顯。據統計，每年有三億噸泥沙淤積在下游河床內，使這段河床每年平均升高十厘米。這樣日積月累，年復一年，使開封河段已逐步形成聞名中外的「懸河」奇觀。

「懸河」的形成使水患成為威脅開封的主要因素，也形成今天的「城疊城」奇觀。經考古發掘證實：開封「城疊城」最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在地下十餘米，唐汴州城距地面十米左右，北宋東京城距地面約八米，金汴京城約六米，明開封城約五至六米，清開封城約三米。

## 何以屢淹屢建？

除了「城疊城」、「牆疊牆」之外，考古過程中還發現了很多「路疊路」、「門疊門」、「馬道疊馬道」的奇特現象。現在的中山路是開封市舊城的中軸線，地下八米處，是北宋東京城南北中軸線的一條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街之間，分別疊壓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



開封的「馬路疊馬路」景觀

在南京市東北二十多公里處，有一山脈叫棲霞山，因南朝時建有「棲霞精舍」而得名。棲霞山既不高大，也不險峻，但由於山上名勝古跡較多，加之山深林茂，風光秀美，漫山遍野的楓樹非常養眼，是我國四大賞楓勝地之一，因此被譽為「金陵第一名秀山」。

南方樹葉變色的季節，與北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北方，霜降過後，樹葉就基本上都變色了，有的甚至落光了。而在南方，楓葉變紅的日期要根據當季氣溫的變化而定，每年都不相同，一般都要等到深秋甚至初冬之後。記得第一次去棲霞山觀賞楓葉，由於去的不是時候而未能如願。第二次就不再那麼性急，啓程前特別留意當地報章披露的消息，待到滿山紅透時，就選了一個天晴氣爽的日子，悠閒自得地驅車前往。

到得山下，在棲霞寺、舍利塔、三聖殿等處稍作遊覽之後，就沿着標有指示牌的路徑，經千佛岩、待月亭、觀鶴亭、試茶亭，直奔後山而去。不到半個小時的光景，我們來到太虛亭前。這裡上有紅葉谷，下有楓樹嶺，據說是觀賞紅葉的最佳處。站在亭下四顧，只見環亭都是古楓樹林，隨着山勢的起伏層層疊疊連綿成片。漫步山陰道上，腳下盡是紅葉覆階，好似鋪上了紅地毯；立於楓林湖畔，眼中唯有紅葉倒影，猶如冒出了紅珊瑚。走進楓林深處，如火如荼的楓葉鋪天蓋地，競相飄紅，偶有幾株尚未全紅的楓樹，掩映在一片紅潮之中，像是被赤化了一般失去了個性，想要彰顯自己的獨立都很难。舉目望去，散佈在楓林中的遊人，彷彿置身於絢爛的彤雲紅霞之中，飄飄欲仙，如夢如幻。

在衆多林木中，葉片經霜變紅的不只楓樹一種，

# 棲霞紅葉

王兆貴

# 孔子不喜歡孟子的推論

宋志堅

孔子不喜歡孟子，只是一種推論。孔子與孟子一直被後人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孔子被視為聖人，孟子被稱為亞聖，他們的學說被合稱為「孔孟之道」。其實，孔子根本不知孟子為何許人。孔子去世於公元前四七九年，孟子出生於公元前三七二年（一說前三九〇年），孟子出世之時，孔子已去世百有餘年，孔子與孟子從未見過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接觸，談不上喜歡與不喜歡，連說子思「孔子的孫子」喜歡或不喜歡孔子都有點玄。一直都說孟子是子思的門生，其實，孟子出生之時，子思也已去世多年。

將孔子與孟子連在一起，將他們的學說合稱為「孔孟之道」，當然是有道理的。至少，他們都相當看重「仁義」二字。假如那位國君因為財政困難而向孟子諮詢，他也一定會像孔子那樣勸說那位國君君德薄賦，改收十二稅為十一稅；假如哪天孟子回到家看到馬圈失火，他就一定會像孔子那樣問「傷人乎？」而「不問馬」。就此而言，他們能夠同氣相求。至少，在他們活著的時候，他們崇尚的三代之德也都無人賞識，他們只講仁義不講功利的主張也都很难推行。就此而言，他們可以同命相憐。

但我敢說，假如孟子也會與顏回、子路同為孔門弟子，孔子不喜歡孟子。

孟子能言善辯，孔子不喜歡。你去讀《論語》就會發現，孔子曾多次說到一個「佞」字。這個「佞」字，以後逐漸演變為拍馬溜鬚、阿諛奉承。且與「佞」一好「字」結對，叫做「奸佞」。在孔子說那些話的時候，或者說，在孔子的那些話中，卻只有能說會道，或能言善辯的意思。所謂「佞」者，也不過是能說會道而已。孟子偏偏攤上了這一個。儘管他自己已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實還是一「好辯」的。不但好辯，而且雄辯；不但喜歡，而且擅長辯。對於孟子來說，已可謂善辯以爲常。

孟子那性而爲，孔子不喜歡。在孔子那邊，什麼都要受禮儀的約束，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所以，他在君面前才那麼誠誠懇懇，連大氣都不敢出；所以，他在他面前才那麼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文王對暴君也能俯首稱臣，「可謂至德也已矣」。孟子卻是說大人則親之，勿視其巍巍然」的，如他這般的一糞土當年萬戶侯之，難得孔子的青睞。

儘管孔子說，顏回對他沒有什麼幫助，對於他說的話，顏回沒有不心悅誠服的，但他最喜歡的弟子還是顏回，顏回一死，他就大聲疾呼「天喪予也」；儘管孔子說，一旦「道不行，乘桴浮海」，跟他走的只能只有子路一人，但他對子路還是多有不滿。箇中原因，除了子路與冉求一起充當季氏家臣使他不快，還有兩條便如上所述：子路是能言善辯，而且率性而爲的。因此，孔子說他的這位孔門弟子，登堂而沒有入室，除了膽子比他大，就沒有別的長處。假如孟子也曾是孔門弟子，他是不可能復製的，未必就強於子路。

人是不可復製的，尤其是有思想的人。即使像「孔孟」那樣，雖有思想的某一方面之同，但因為所處的時代不同，各人的經歷不同，他們之間還會有諸多不同。因為有「孔孟之道」一說而將孔子與孟子完全視爲一體——「特殊時期會被稱爲「一丘之貉」」的思維應當是荒謬的。孔子的所有毛病孟子未必都有；孟子的所有秉性也未必都來自孔子。顏回是被稱爲「復聖」的，如果細加考察，或許也能發現他與孔子之間的種種區別，哪能就是一個模子複製出來的孔夫子第二呢。

何況，人也根本沒有必要複製，尤其是有思想的人。

# 高鐵的「誘惑」

延靜



我是我見

京津城際高速鐵路建成已經一年多，我一直有一種衝動，想去乘一乘。所以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十幾年前我去日本，曾乘過新幹線從東京去大阪，當時對高速、舒適的高鐵羨慕不已，心中暗自思忖，我國何時才能有如此高速的火車。最近妹妹從上海來京，看過鳥巢、水立方，遊過奧林匹克公園後，提出想乘一乘京津高鐵，享受一下高速給人帶來的愉悅，我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和老伴兒一起，陪她來到北京南站。

早就聽說北京南站規模很大，世界一流，但不走進其中是很難想像的。候車大廳寬敞，猶如走進機場候機大樓，座椅沙發式，或一排排，或圍成小圈兒，中間點綴了鮮花，大廳四周又配置了高聳的棕櫚，氛圍十分溫馨。那天乘客雖然很多，但絲毫沒有擁擠的感覺。

走下月台，不覺眼前一亮，一列嶄新的列車停在我們面前，乳白色的車身，流線型的車體，「和諧號」三個大字赫然在目，完全脫去舊日火車的痕跡。進入車廂，就彷彿登上飛機，空間寬闊，座位舒適，一塵不染，妹妹不禁嘖嘖讚賞，「真漂亮」。

我們剛在座位坐下，鄰座就遞過話來：「你也是去天津？」說話有點口音，我看了看，是一位老者，七十上下，身邊還坐着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我趕忙回答：「是去天津。」老人問：「沒去過？」我答：「那倒不是，主要是想坐這火車。」老人笑了：「我們也是，兒子讓我們來，坐坐這新型火車。」就這樣，我們與老人攀談起來。

原來老人是河南南陽人，退休已多年。在職時曾任一家公司的職員，負責採購，從南到北，跑遍全國。在採購之餘，也觀賞了各地的風光，北京、長城、上海的外灘、昆明石林、西雙版納的歌舞，他幾乎沒有沒看過的。不過他和老伴已幾年沒來北京，一些新建築對他們來講都是新的。他在北京工作的兒子，怕爸媽在老家悶得慌，專門買了車票，請他們來北京看看鳥巢、水立方、奧林匹克公園，也借這個機會坐坐高鐵，享受一下高速列車的舒適。老人說，天津他去過多少次，這次主要是爲了坐坐這個火車，過去沒有，現在開眼。

我們的交談，引起前座一對老年夫婦的注意，於是他們插話說，他們去天津，也是爲了坐坐這個車，體驗一下高速到底有多快，下車後逛天津還不知道往哪兒走，說着笑了起來。我心裏，高鐵的「誘惑」可真一般。

高速列車繼續前行，速度表已標出三百五十小時公里，但車子很穩，完全感覺不到那麼快。有意思的是，南陽老人找來一個杯子，盛滿水放到窗前的桌上，靜靜地觀察片刻後招呼身邊的老伴：「快看，一點也沒晃盪出來，可真穩！」車上的人聽了他的話，不約而同笑了起來。二十九分鐘後，火車準時停在天津車站。

由於年紀關係，逛天津我們沒打算走多遠。出了車站就見眼前是一條河，不遠有一座橋，一打聽原來那條河就是有名的海河，那座橋就是解放橋，有一百多年歷史。海河兩岸，樓房林立，河邊小路，花園錦簇。這天趕上海河畔津灣廣場開市，我們逛了幾家商店，又到鄰近的餐館吃了狗不理包子。看看還有時間，就又去文化街和食品街遊覽了一番。妹妹十幾年前出差曾來過天津，還住了個把月，走過不少地方，她說今天的天津已變得完全不認識了。

現在，京滬高鐵正加緊興建，建成後兩地的距離將大爲縮短，屆時高鐵不知又會「誘惑」多少人。

# 蘇東坡抄《漢書》

陸茂清

蘇東坡因以詩托諷朝政，貶爲黃州團練副使，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每於公事之暇，用心攻讀《漢書》。他讀《漢書》的方法與衆不同，南宋學人陳鵠的《書齋續聞》中有所記載。

一日，友人朱載上登門拜謁，書僮入內通報後，仍遲遲不見東坡出迎，不禁心生疑慮：往日來會，先生都是聞報即出，今日是否正有緊要事處？

他本要向外轉回去了，但想既已通報，不辭而別顯得不恭，於是耐着性子等着。

小半個時辰過後，才見東坡急急忙忙出來迎客，未及施禮，即已道歉不迭：「剛才正在做日課，怠慢了，請包涵恕罪！」說着連連打拱作揖。

賓主就座，寒暄過後，朱載上忍不住問他，剛才所說的日課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東坡回答說是抄《漢書》。朱載上聽後，心裏想：「誰不知先生博聞強記，一目十行，開卷一覽便終生不忘，因何還要手抄？」東坡一本正經道：「哪裡哪裡？爲能遍得書中旨要，運用自如，信奉了一個「抄」字，讀《漢書》至今，已抄過三遍了。」

朱載上更加不相信了：「一部《漢書》，洋洋百萬言，莫說抄三遍，抄一遍也不知要耗費多少時日，談何容易？」東坡解釋道：「我抄書與衆不同，第一次讀《漢書》時，每段抄三個字作題目，第二次讀時抄兩個字爲題目，如今是第三次了，每段抄一個字作題目。」

爲了試試蘇東坡抄《漢書》的效果，朱載上提出要求：「先生所抄之書，可肯幸教？」東坡點頭允諾，將第三次所抄的遞上。朱載上翻開一看，見句點毫無不相干的字。東坡笑着說：「請學一字。」朱載上指了第三個，東坡又遞上相應《漢書》，然後應聲背誦數百言，竟無一字差缺，連試五字，都是這樣！

朱載上驚訝之餘，欽佩得不得了：「真謫仙才也，無怪乎先生學識淹貫，高人一等，其奧秘原在於此！」